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爲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文化和友誼的使者戈寶權

□李景端

今年五月，是外交家兼翻譯家戈寶權（一九一三—二〇〇〇）逝世十週年。日前從南京大學余一中教授處獲悉，爲懷念戈寶權先生，烏克蘭駐華使館有意提供資助，重新再版戈寶權翻譯的、烏克蘭著名詩人謝甫琴柯的詩選。回想起這本由我經手出版的書，並聯想到戈寶權與我二十載亦師亦友的情誼，不禁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素描戈寶權

戈寶權是江蘇東台人，著名報人戈公振的侄子。一九三五年起作爲天津《大公報》的記者駐蘇聯三年，一九三八年回國進入《新華日報》，並秘密入黨。此後受周恩來指示，在香港、重慶、南京等地從事文化工作。解放後先是當外交官，後來改做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回顧戈寶權的一生，可以說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外交，二是翻譯。

先說外交活動。解放前夕，他就奉命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赴莫斯科接收國民黨駐蘇大使館，一九四九年七月，曾陪同劉少奇秘密訪蘇。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我駐蘇大使館首任臨時代辦兼文化參贊。五年後回國，先任中蘇友協副秘書長，後調任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東歐室主任。他把畢生大部分精力，都獻給了中蘇文化交流。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安排了梅蘭芳赴蘇演出。五十年代頭幾年的中蘇高層互訪和文化交流活動，他幾乎都參與安排，他還當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多位領導人的俄文翻譯。

他出訪過三十多個國家，僅前蘇聯及其加盟共和國就去了十九次。在頻繁的外事活動中，除了在駐蘇使館這五年是作爲外交官出面以外，其餘時間全是以學者或翻譯家的身份，從事民間的文化交流。通過出席國際會議，出國講學，受邀與國際友人會面等活動，傳播了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前進中的聲音，促進了外國朋友對我國的了解與友誼。爲此，戈寶權不僅被莫斯科大學和巴黎第八大學授予名譽博士榮譽，還於一九八八年榮獲蘇聯最高蘇維埃頒給的「各國人民友誼勳章」。能獲得這項勳章相當不容易，迄今我國僅有曹靖華與戈寶權兩人獲得。

再說翻譯成就。戈寶權不僅精通俄文，還掌握英、法、日、烏克蘭、羅馬尼亞、世界語等多種外語。早在三十年代在大夏大學就讀時，他就開始翻譯拜倫、雪萊的抒情詩，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以及日文作品。一九三七年他參加普希金家鄉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週年時，就開始翻譯普希金的詩，一九四七年《普希金詩集》出版，這是戈寶權出版的第一本譯文集。

此後他既翻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羅斯古典文學名家之作，也翻譯高爾基、愛倫堡等當代蘇聯作家的作品，還翻譯東歐及亞非拉作品。八十年代北京出版社曾出版《戈寶權譯文集》，合計五卷、三百多萬字。他翻譯的高爾基《海燕》，曾收入內地中學課本；他的翻譯論文，有些已被譯成英、法、德、西、日等多種外文。他是我國研究普希金最早最全面的學者，他再版的《普希金詩集》，曾獲得中國社科院一九七七～一九九一優秀科研成果獎，他還榮獲蘇聯最高文學獎「普希金文學獎」，烏克蘭作家協會的「伊萬・弗蘭科文學獎」和「白俄羅斯翻譯獎」。爲表彰戈寶權的翻譯貢獻，一九八九年香港翻譯協會又授予他「榮譽會士」的稱號。

結識戈寶權

我與戈寶權相識於一九七八年，那時他早已是位大名人，我這個無名之輩得以認識他，全因《譯林》結的緣。當時我奉命創辦《譯林》外國文學雜誌，可我在翻譯界一個人也不認識。着急之際，見報載戈寶權是江蘇人，我就冒昧給他去信，請求對家鄉這個新辦的刊物給予指教和幫助。原不敢抱多大的期望，誰知竟收到戈寶權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還附了羅馬尼亞詩人愛明內斯庫的六首譯詩，供《譯林》創刊號刊用。得到這個超乎意料的支持，無疑大大增強了我們辦好《譯林》的信心。

一九七九年冬，我邀請戈寶權到無錫出席《鍾山》、《譯林》合開的筆會，這是我首次與他會面，他那平易近人的風度，使我們倆彷彿一見如故。他坦陳了對辦好《譯林》的許多看法，對《譯林》確定以「打開窗口，了解世界」爲宗旨、重點譯介外國當代新作這一辦刊方針表示肯定與支持。可以說，戈寶權是我不惑之年才躋身外國文學界的啓蒙老師。是他，幫助我極爲不易地約請到錢鍾書、楊絳、卞之琳等許多著名學者出任《譯林》編委，有力地提升了《譯林》的名望。是他，在《譯林》因刊登《尼羅河上的慘案》而挨了外國文學界一位權威很重的一棍子之時，第一個站出來支持《譯林》。是他，針對有人攻擊《譯林》打開窗口「把蒼蠅蚊子引進來了」，立即發表《讓窗子開得更大些吧》一文，鮮明地堅持對外開放。還是他，捐出自己獲得的獎金，在《譯林》設立「戈寶權文學翻譯獎」。通過這一系列的交往，戈寶權與我，從不相識到成爲知己。受之他的關愛和幫助，才有今日《譯林》的發展，而他的人格魅力，更是始終激勵着譯林人不斷前進。

懷念戈寶權

戈寶權離開我們十年了，日前戈寶權夫人梁培蘭女士告訴我，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在編輯出版《戈寶權全集》。這可是一樁大好事，戈寶權優秀品格和學術成果，值得傳承的有很多，以下三個方面，尤其令人懷念。

首先是勤奮鑽研中外文化。錢鍾書曾評價戈寶權：「外語懂得多，掌握外國文學資料多」。這「兩多」全靠戈寶權勤奮好學而來。他在大學只必修英文，後來掌握的十多種外語，全是他自學的。而且他涉獵極廣，除外國文學以外，對翻譯理論、中外翻譯史、中外比較文學、古代神話、世界宗教，以及魯迅學等等，他都有廣泛研究，成果纍纍。特別是他有過目不忘的好記憶，擅於搜集和積累各種史料和數據，以至常常被人稱做「活字典」或「活的百科全書」。羅曼・羅蘭是否寫過信給魯迅，曾是我國文壇長期爭論的一個話題，爲此戈寶權查了中、法好多家圖書館，還特意走訪羅曼・羅蘭夫人，終於得出否定的確切答案。郭沫若獲悉後，曾稱讚戈寶權是個做學問的有心人。

其次是熱心對外播種友誼。戈寶權一生出境訪問七十多次，若除去青少年時期和「文革」十年動亂不計，平均每年大約出訪一次半，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以學者身份從事文化交流的。前面提到烏克蘭今日還肯資助再版戈寶權的譯詩，表明許多外國人士也很懷念戈寶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江澤民曾爲《戈寶權畫冊》題詞：「文化和友誼的使者」，這是對戈寶權多年來熱心對外播種文化和友誼的充分肯定。

還有就是愛書如命克己奉公。戈寶權一生惟一的愛好就是買書。平時在北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書店。每出差到一個新地方，他最有興趣去逛的，就是那裡的舊書店。「文革」期間，他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生活費，他仍擠出錢來買書。一九三五年他在莫斯科時就訂購了一套百年紀念版的《托爾斯泰全集》，此後出一本他就買一本，歷經三十年，終於買齊了全套九十一卷，成爲我國這套版本最全的收藏家。一九八六年經我提議和「鼓動」，戈寶權夫婦同意將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南京圖書館，在館中專闢「戈寶權藏書室」，二〇〇一年戈寶權夫人又將戈寶權生前自用的一批工具書及參考書捐贈給南京大學圖書館。這樣就意味着戈寶權的「書命」，在別的地方又延續了。

戈寶權買書很慷慨，而在其他方面，他卻非常克己。僅舉一例。熟人常戲稱戈寶權爲「老十級」。原來一開始實行薪給制，戈寶權是「三八式」老革命，工資早就定爲十級。此後每次調工資，他總是謙讓，把調資名額讓給別人，以至直到逝世，工資還是十級。許多人認爲他太吃虧了，但他自己從不計較，從不向組織伸手，也不讓子女沾自己什麼光，就連因捐贈僅有的財產——兩萬多冊藏書而所得的獎金，也捐出來設立扶植青年譯者的翻譯獎。戈寶權這種克己奉公的精神，將與他的學術成就一樣，永遠銘記在人們的心中。

一〇一隨想——在台北一〇一聽羅門論詩

□舒慧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我又到了一次台北，正好趕上「詩歌節」。台北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由台北市政府主辦的「詩歌節」，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至今已是第十屆，眞的「成爲台北市又一項『城市傳奇』的重要文創工程」了。

深秋的台北，不冷也不熱，可以是早一天陽光普照，而後一天卻是微風細雨。但是，那些「行道樹」，那些種植在人行道旁，將「繁忙」與「悠閒」這兩種都市特徵巧妙地分隔的植物，卻秋葉火紅，充滿一股激情。今年的詩歌節以「詩是城市的行道樹」爲主題；不難見到，信義的「誠品書店」有詩，來往淡水的「捷運」有詩，通往中正紀念堂的行人隧道內，也有詩！彷彿「詩」這種來自心靈深處的文體，已經在汽車、高樓堆積的市囂之中，悄悄地佔據了這座城市。

走在台北的街道上，穿梭於那些近乎等高的「行道樹」之間，我的目光始終聚焦在那棵全城最高，卻不見落葉的「樹」——台北一〇一。這座當時全世界最高的大樓，上一次到台北的時候未能抽空登臨，今次難得遇上一個天朗氣清的黃昏，所以絕對不能錯過。我在這個把中華文明「保管」得十分妥當的都市，邀請得以寫「都市詩」著稱的世界知名詩人羅門和他的夫人蓉子，一同登上這棵高聳在台北信義區的「樹」。

落日，已經消隱在分隔「兩岸」的那條「水平線」，而九十一層的「天台」下面，萬家燈火閃爍璀璨，恍若銀河星宿；十層高的頂樓，像一塊碧綠的翡翠，方立在「天台」中央；抬頭上望，擎天的天線，指向深邃的夜空，好像在向世人宣示一個道理：人生的奮鬥與追求，永無休止！

都市詩國的發言人

文評家丁平曾經說過，「在現代都市文明的層面上，羅門從事詩的創作，已獲得當代不少詩評家的佳評，說他是一位反映現代都市文化的代表詩人」。

北京大學謝冕教授也在他的學術隨筆《西郊夜話》寫道：「正如評家所言，羅門是一位『都市詩國的發言人』。」

羅門的「都市詩」，可以是貼近時代的眞言，也可以是永恆的道理。一襲一九七一年的《迷你裙》，「裁出那條令人心碎的望鄉的水平線」，爲他所居住都市的「同鄉」、「鄰居」留下一段可貴的「集體回憶」；而《生存！這兩個字》，卻一直在都市這「一張吸墨最快的棉紙」上，「用一行行的小楷」，「用一排排的正楷」，「用來不及看的狂草」，「寫來寫去」，最終道出都市人的心聲，「只爲寫生存這兩個字，在時鐘的硯盤裡，幾乎把心血滴盡」，將都市的現實，表現得淋漓盡致。

對於世俗的都市，羅門有這樣的見解：「人類的視覺、聽覺跟在都市文明外在世界在急劇地變動與反應，現實的利害又死死抓住人們的慾望與思考不放，人便似鳥掉進那形如鳥籠的狹窄的市井裡。」台北一〇一大樓，以五百〇八公尺的標高，被「世界高樓協會」認證爲「最高建築物」；它那兩部被載入「世界健力士大全」的高速電梯，只需三十七秒就可將遊客從五樓帶到八十九樓觀景台。在室內觀景台裡，透過堅固的玻璃，俯視的是台北市區縱橫交錯的街道和星羅棋布的樓房所構成的「都市畫像」；在同一大小的八十八樓室內，透過同樣堅固的玻璃，看到的是價值不菲的寶石和鑽石閃爍的獨特光芒。羅門認爲，一〇一裡邊這些高貴的工藝品，閃動的只是人爲的世俗之光，而故宮博物館所閃耀的卻是「人類智慧」永恆的光芒。這關係到個人價值觀。「如是全人類都把眼光注視在這些『石頭』的光芒之上，一〇一就只停留在一〇一的高度」。我很明白，羅門大師所指的一〇一，是內在的一〇一，是存在於詩人內心的一個抽象的一〇一，包含了「創造」，「突破」，「超越」。事實上，走進「具象」的一〇一，即使登上九十一樓室外觀景台，打開高倍率望遠鏡，亦只能從高高的鋼鐵欄柵的間隙，「窺視」外面的世界；困在這個世界公認的「最高建築物」的「鳥籠」之內，唯一能夠逃逸的方向，只有那個高聳塔頂所指向的無窮宇宙！往上，可以看到天與地的交界是彎曲的「弦」；再往上，可以看到地球是一顆閃着藍光的星；往上，再往上，太陽也只不過是銀河裡的一顆星塵，你在哪裡？我在哪裡？已經不再重要。

衝擊內心的戰爭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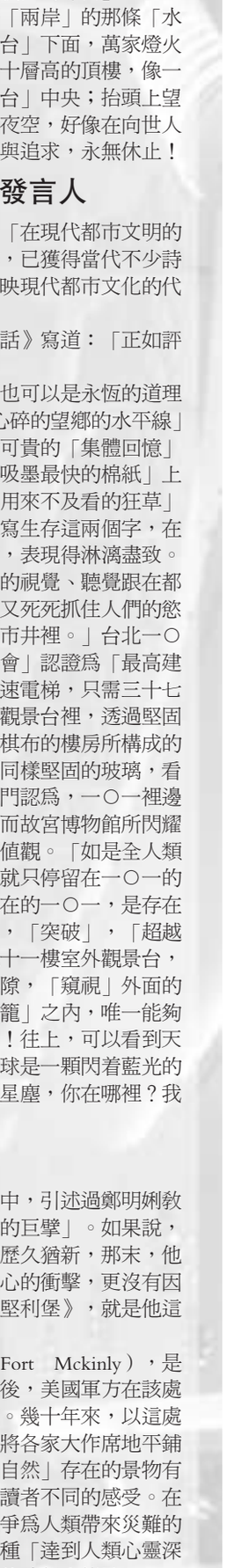
二十年前，丁平在評論羅門和他的詩風的文章中，引述過鄭明娳教授的一句話，「羅門是中國詩壇寫都市詩與戰爭詩的巨擘」。如果說，羅門的「都市詩」是眞實生活的昇華，耐人尋味，歷久猶新，那末，他同樣著名的「戰爭詩」，其震撼的威力，在讀者內心的衝擊，更沒有因爲時光的流逝而稍減。羅門寫於一九六二年的《麥堅利堡》，就是他這方面的代表作。

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南郊的「麥堅利堡」（Fort Mckinly），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陸軍在遠東的總部；戰後，美國軍方在該處爲太平洋歷次戰役中陣亡的七萬多名將士建立墓園。幾十年來，以這處地方爲題作詩的知名華文詩人，目前已有十四家。將各家大作席地平鋪，可以輕易察覺到詩人因應各自經歷，而對這個「自然」存在的景物有着不同的感覺，從而在他們的作品表現出來，帶給讀者不同的感受。在這十四家詩作當中，讓我最震撼的，最能感受到戰爭爲人類帶來災難的那種驚慄的，是羅門寫於一九六二年的那一篇。那種「達到人類心靈深處確實的感動與震撼」所散發出來的藝術感染力，的確無人能及。

十九世紀法國著名詩人維尼在《狼之死》（La Mort du Loup）寫道：「沉默，是偉大的」。而「超過偉大的，是人類對偉大已感到茫然」。羅門的《麥堅利堡》，用「在風中不動，在雨裡也不動」的「七萬朵十字花」，用「鳥都不叫了，樹木也怕動」的靜默，把「一幅悲天泣地的大浮雕」，展示在我的眼前。對於這篇被「國際詩人協會」譽爲是現代的偉大之作，歷四十七年也不覺褪色的傑出詩篇，我向羅門前輩提了一個十分「老套」的問題：「基於什麼原因，令您可以寫出這麼出色的作品呢？」對此，羅門除了說及他於一九六一年在「麥堅利堡」現場的煙雨濛濛中，面對一片白茫茫的空寂時，那種「從生命裡『蹦』出的巨大衝擊」，還給我講了一個隱藏內心六十多年的親身經歷。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生活過的人，對那個年代的戰亂，或多或少都會留下一些回憶；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戰士，更可能給後人講一些扣動心弦的故事。小時候，父親常說他隨手放在軍服「表袋」的兩個銀元，擋住了日軍射來的子彈，已讓我懂得了戰場上那種「命懸一線」的驚險，而羅門前輩給我講的故事，令我更加覺得戰爭是何等殘酷！羅門說，他十三歲那年考入空軍幼年學校，集合往廣東曲江的前一天，遇到日軍空襲。轟炸之後，人們隨着解除警報的響起，從防空洞走出；突然，日軍飛機從雲端俯衝下來！一輪掃射，倒下的，有他的同學，也有軍人，當中還有一位少將軍官！在一位十三歲的少年眼前，是一片火海，是慘不忍睹的血流成河！雖然事隔將近七十年，仍歷歷在目。羅門給我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不似父親說那兩枚含銀量極低的「銀元」爲他擋住了射向胸口的子彈時那種平靜，羅門是激動的，是含着淚的。我終於明白：就是因爲羅門心中裝載着這個永遠忘不掉的悲痛，他的《麥堅利堡》才會那麼悲壯！今年台北「詩歌節」，中山堂光復廳的「詩人之夜」，羅門再次站在台上朗誦他的《麥堅利堡》，「……血已把偉大的紀念沖洗了出來……」，老詩人的淚眼中，該是那個烙印在他腦海中六十八年，「紅紅的，一切都是紅紅的……」，讓聽故事的我也一同落淚的畫面。

（上）



思念溫馨

□耿法

有一首小詩，讓我心中湧起一種渴盼已久的溫馨。這就是九葉派詩人陳敬容的《夜客》：「爐火沉滅在殘灰裡，/是誰的手指敲落冷夢？//小門上還剩有一聲剝啄。//聽表聲的答，暫作火車吧，/我枕下有長長的旅程，/長長的孤獨。//請進來，深夜的幽客，/你也許是一隻貓，一個甲蟲，/每夜來叩我寂寞的門。//全沒有了，門上的剝啄，/屋上的風。我愛這夢中的山水，/誰呵，又在我夢裡輕敲……」

有時，就喜歡低吟這樣的詩句，不爲什麼，就因爲此時此地的心境，渴盼一種久違的溫馨。

現代人的生活，匆忙而雜亂，整天想的、講的、應酬的是生存技巧、生存手段、生存策略、生存競爭，追求的是賺錢、財富、成功。所謂成功，也只是以金錢的尺度來衡量，滿足人對金錢的慾望，被榮華富貴的慾望所主宰罷了。於是物質與感官的享受越來越奢華、精緻，精神的追求越來越貧乏、粗鄙。雖也說什麼要注重人際關係，但看重的是所謂「人脈」，生意場、交際場、官場上可以相互利用的關係，而不是眞摯而持久的友誼。功利色彩和浮躁心態支配了人的全部生活內容，那種人性深處回味悠長的絲絲溫馨已經陌生，心開始變得厭倦、冰冷、麻木，曾經感動過自己的不能再感動自己，曾經爲之依戀的早已忘卻乾淨。呵，朋友，今夜請暫且停下你匆忙奔波的腳步，讀一讀《夜客》吧，它會激起你心中久違的感覺漣漪。讀着、讀着，一種無法形容的溫馨從心底悄然浮起，漸漸融化了你自己。紛繁的生活復歸於樸素、寧靜的人性，於是，一如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所寫的那樣：「我也沒有像鳴禽一般地歌唱，我只靜靜地微笑，笑我自己幸福無涯。」純粹的精神意義上的幸福，根本不用喧嘩，是極其安靜、極其個人、極其溫馨的呵……

思念那一種單純、那一份孤獨、那一絲溫馨，自我淨化心靈。

別針

（英）克里斯蒂娜・羅賽蒂
顧爾文　譯

別針有個腦袋，但沒有頭髮，
時鐘有一張臉，但沒有嘴巴；
針孔有眼睛，但它不能瞥視；
蒼蠅的皮囊沒有鎖和鑰匙；
時計可能走慢，也可能走快；
穀地泛起波紋，但沒有下頦；
小山沒有腿，但山下有山腳；
酒杯有腿兒，但腿下沒有腳；
懷表有指針，但表裡沒手指；
長靴有靴舌，但哼不出曲子；
河流滾滾流，儘管它們沒腿；
鋸子有齒牙，食物卻嚼不碎；
儘管沒有鎖，桉樹還有鑰匙；
娃娃咯咯叫，他偏不是公雞。

石榴（外一章）

□楊永可

枝頭朵朵丹焰，閃爍着，燃燒着，亮麗着。
有的抿着嘴笑，有的歪着頭樂，天真無邪。
五月榴花紅似火！
聞到了艾蒲的香氣嗎？聽到了競渡的鑼鼓嗎？
悲壯的五月，蕩氣迴腸，以俠骨的毅力，支撐着歲月風雨的一頁滄桑。

石榴是明智和幸運的，遴擇了五月作為花期。悲壯和火紅，成了石榴的花魂。

歲歲年年，每一個五月，都是石榴掙扎苦鬥、嫵媚綻放的季節。

對於石榴，我沒有小視之意，只有敬佩之心。石榴不在繁花爛漫之時爭妍鬥艷，一種淡泊中的超然，一種超然中的奇崛，挺拔於世。

石榴智慧的閃現，激情的袒露，幽默的潛呈，暗香的裎動，均在如焰之花。

石榴的心眸，到底長在哪裡？

看，石榴正睜開眸子，解讀着大千的紛繁複雜。

稻與稗

稗子有以假亂真的魔法，混入禾稻間，乍看，往往不易辨認。

爸爸一眼就能看出稗子，拔起纏成一團，塞進泥裡漚成肥料。魚目無法混珠，掩藏焉能持久？

爸爸主張正本清源，在播種前把稗子剔出，免得日後麻煩。

稻與稗，不能同一個意志，同一種毅力，同一泓生機，在同一片壟畝，一起生長。兩者最終回報汗水的盛獻，截然不同。

禾稻更有感恩之心，一旦成熟，金黃的稻穗便低頭彎腰，叩謝生養的土地。稗子卻不然。

在晶瑩的汗光裡，稻穗總裸裎着誘人光彩。稻之高貴，與人的生存有關。

在人群中，也有稻稗之分嗎？